

华德荣 著

曼亢龙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华德荣 著

曼亢龙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亢龙/华德荣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2

ISBN 7-5399-2345-8

I. 曼... II. 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665 号

书 名 曼亢龙

著 者 华德荣

责任编辑 傅 桥

责任校对 刘 火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45-8/I·2218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龙树沟的枪声·····	1
第二章	夜半噩梦·····	9
第三章	刀代的传说 ·····	31
第四章	龙发怒了 ·····	41
第五章	神秘的暗道 ·····	66
第六章	杨世光 ·····	80
第七章	关键人物 ·····	99
第八章	月色溶溶·····	130
第九章	刀志祥·····	158
第十章	驱鸟入网·····	175
第十一章	复仇者·····	182
第十二章	坎垛寨·····	195
第十三章	危险的旅程·····	209
第十四章	四眼归家·····	235
第十五章	峡谷夜话·····	247
第十六章	蚂蚁精·····	263
第十七章	鹿子·····	276
第十八章	者老倌·····	290
第十九章	摊牌·····	307
第二十章	尾声·····	322

第一章 龙树沟的枪声

“轰”的一声，枪响了。

哀劳山一带的土制猎枪——铜炮枪，声音本来就特别响，简直跟手榴弹爆炸差不多；何况这一枪是在万丈悬崖底下，在一个阴惨惨的大峡谷里面打的，那枪声在四面狰狞的山壁之间急急地爆裂开来，却终于未能窜出山谷——于是就分外地响。

假如司国新事先知道打这一枪会造成什么后果，那他是决不会开枪的，因为他的眼前并没有什么猎物。打了半天的猎，他和四眼两人连根兔毛也没有打到。只是为了过过开枪的瘾，他才扣动了扳机。

这种峡谷类的地形，当地傣族人称之为箐沟。箐沟越大、越深、越闭塞，野物也就越多。司国新和他的同伴刘集帆（绰号“四眼”）提着一杆借来的铜炮枪，在大箐沟里已经艰难地跋涉半天了。他们是大城市来的插队知青，才十六岁左右，不熟悉这个寨子外围的地形，只知道在荒野中瞎跑，不知道时辰，也分不清东南西北，自以为已经钻到哀劳山的肚子里去了。他们只觉得这大箐沟越来越难走，古木参天，山石狰狞，把天日都挡住了，光线也就越来越暗，好像跌进了地狱。早知如此，他们是决不会到这儿来的。当地人都知道，这大箐沟里闹鬼。两百多年了，这里不知道出过多少人命，都是冤死的。有的死在沟底下，有的死在沟上头——沟上头是龙头崖和老虎石，都是极险要的地方。远的不说，半年前，刀正光的婆娘就吊死在龙头崖的大青树下。她死的样子骇怕人，是跪着的，脸色青灰，眼珠子直愣愣地瞪着。赶

马车的杨世光胆大，爬上树去，用镰刀割断了套在她脖子上的牛皮绳索，“咕咚”一声，那尸首直挺挺地栽下来，谁知树底下的人却未能接住，尸首差点就滚下大箐沟，“呼”地一下惊飞了一群黑鸟——也有人说是蝙蝠，因为是从石壁洞里飞出来的。这婆娘死了不到半年，她男人也死了。刀正光是在半个月前，被塌下的山石砸死的。那一次是大半个山体崩溃，他被疯狂的泥石流挟裹着，从龙头崖一直滚到这条大箐沟底下，山石把他埋住了，连尸首也找不到。总之这箐沟不太平，有一股阴气。那山头上的风在坡上吹得呼呼的，一钻进沟谷里，忽然就打起旋来，声音也变得尖利起来，呜呜地叫，像鬼哭。

可是这两个知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最可怕的箐沟里，于是那个倒霉鬼司国新，偏偏就在这个地方，端平了枪，向前开了一枪。

当时，估计这一枪也打不到什么猎物，他俩也就并不急着往前走。实在是太累了，两人都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这里的石头真怪，奇形怪状，而且全都湿漉漉的，滑得要命。今年的雨季提前了，沟谷里的草木发疯似的猛长。此刻虽然没有下雨，周围却非常潮湿，头顶上的树叶、乱藤，还有岩石，都往下滴水。脚下的草丛更像浸在水里似的，一脚踩下去，“扑哧扑哧”地响，翻出黄褐色的泥浆。两个从来没有打过猎的“猎人”，跌跌爬爬，又累又饿，简直狼狈不堪，只能坐着大喘气。

“这里我好像来过。”司国新环顾四周，总觉得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

“瞎说。这里是原始森林啊，你怎么会来过？”四眼奎拉着脑袋嘟囔着。

“什么，原始森林？”司国新觉得四眼幼稚得可笑。这四眼，在学校时就是出名的书呆子，胆小得连知了都不敢用手捉，居然

还谈什么原始森林，“照你这么说，我们在这个原始森林里，还应该遇到大象了？”

“那也说不定。你看过《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这部电影没有？大象——”

这时候，他俩都听到前方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很轻，当然不可能是大象发出来的。

“看看是什么？”司国新提着枪站起来，欲往前走，四眼已经抢先一步朝前跑去。谁知他刚跑过去十来步远，却猛地一个急转身往回跑，与跟在后头的司国新撞了个满怀，害得司国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你发神经啊？”司国新爬起来骂道。

四眼面无人色，紧张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你、你、你去看、看——”

司国新跑过去，拨开障眼的树枝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五六米开外，躺着一个死人。这人是光头，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这是文革期间最流行的服装。

两个“猎人”都呆若木鸡。

完了。十分钟前开了一枪，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死人横在地上。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

“真的死——”

“是的，不然怎么不动？”

“你说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

“你上前去看看。”

“你去。”

“一齐去。”

话是这么说，可是，两人都僵僵地不动，谁也不敢先上前。

呆了片刻，四眼终于哭出声来：

“呜——呜——，人家要来抓我们了……其实是你开的枪，呜——”

司国新心里直扑腾。逃跑是不可能的，公安局会派警犬来追。一条大狼狗，一路东闻闻，西嗅嗅，一直追到自己面前——“不许动！”这就完了。电影里都是这样的。接下来是批斗大会，罪名：现行反革命。这是文革时期，任何错误，都可以以“反革命”论处的。

“你去看看，”四眼抽泣着说，“说不定人还没有死——”

司国新想想也是。铜炮枪枪管里装的是散弹型的细铁砂粒，不容易一枪就把人打死的。他一把拉住四眼，“一齐过去。”

两人丧魂落魄，一步步挪到死人面前，弯下腰一看：“啊呀，是老沈！”

是老沈，专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沈根大。官虽不大，人人惧怕，是这一带说一不二的头面人物，县革委会主任见他也要让三分，至于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在老沈面前更是矮了一截，被老沈呼来唤去地使唤。“他妈的，我日你的先人！”老沈常常这样当面骂人，把公社、大队的革委会主任骂得跟孙子似的。

谁敢惹老沈？谁敢惹专宣队沈队长？谁惹恼了他谁倒霉：捆起来吊在树上，用牛皮索子抽你，疼得你哇哇叫救命。司国新想起在一次批斗会上，大队主任憋足了劲，领头高呼口号：

“谁反对专宣队，就是反革命！”

多少人因为对老沈稍有不满，便给当成反革命吊打！何况我司国新亲手把个神气活现的老沈给枪毙了，这还了得？

出人命了！闯大祸了！

地上的老沈，直愣愣地瞪着眼，一副惊恐的样子，像是见了鬼，吓死的。他的左脸部，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块明显的青紫

色的血瘀，似乎还有点肿。这显然不是枪子儿打的，枪子儿只会钻个窟窿。

“这一定是被石头砸的。”四眼指着老沈的脸，说。

“是谁砸的石头，谁就是凶手！”司国新激动地叫起来，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四眼苦恼地拉拉司国新的衣角，“万一是他自己摔伤的呢？再说，就脸上这么砸一下子，也不至于死啊！说不定他自己先摔伤了，又挨了你一枪……”

“这个——”司国新脸都吓白了，他含着眼泪，气急败坏地吼道：“你胡说！不是我干的，另外还有凶手！”司国新真的急了。其实，四眼又何尝不急？同伴开枪，还是他怂恿的呢！自己起码也是同谋犯，也是“反革命”——何况自己的家庭出身又不好。

两人都吓傻了，呆呆地看着死人。

“可是你看——”

两人同时发现，老沈的眼珠转了一下。他的眼珠一直是惊恐地朝天瞪着的，现在这么一转动，眼皮跟着就耷拉下来。

“他还活着！”两人惊喜地叫起来。

“沈队长，沈队长！喂，你醒醒，醒醒啊！”

老沈的脑袋软软地歪向一边，嘴里咕噜了一句话：“……小人人，小人人……他妈的小矮子，杀、杀我……”

两人不明白他的意思，抓住他的胳膊大叫道：

“什么‘小人人’？谁是‘小矮子’？你说什么呀？”

老沈没有回答。他的眼皮虽然合上了一半，但仍可以看见他的眼珠子又不动了，像死鱼的眼珠一样。

“啊呀！他真的死了吗？”

四眼和司国新双双跌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旋转的山风中，隐隐传来一股腥臊的气味。味虽不重，但是很臭。司国新环顾四周，忽然惊叫起来：

“哎呀，我想起来了，这里就是龙树沟呀！”

四眼惊恐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什么，是龙树沟？这么说，”他指指身后的高处，“上边，就是‘老虎石’吗？”

“是呀！”

两人都想快点逃命，可都腿软了，实在是吓瘫了。早就听说老虎石上出土匪，杀人就像杀小鸡一样，死人都掉进了龙树沟。沟里冤气太重，有鬼，还有一条千年老龙，常常显灵的，听说近来已经发怒了……虽说是迷信，可是，这箐沟上下不明不白地死了许多人，却是事实。

“啊呀，这是什么？”四眼又惊惊乍乍地叫起来。

离老沈的尸体不远处，有一把匕首，两边开刃的，看上去很锋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刀柄，很漂亮，是用琥珀色的牛角做的，有一圈银色的金属箍，中间还镶嵌着两个钮扣大小的圆点，一红一绿，像是有机玻璃做的。

这把刀，尤其是那个刀柄，司国新看得眼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老沈自己有一把带皮套的小手枪，常常挎在屁股后面耀武扬威，可是，从来没见过他用过匕首。

那么，谁是这把刀的主人？或许，就是老沈说的那个“小矮子”？小矮子又是谁呢？

“你看，这又是什么？”还是四眼眼尖，又发现了新东西，“你看他的手臂！”

老沈这个人，平时耀武扬威，总喜欢把袖管捋上去，因此他的胳膊经常是裸露的。现在，两个知青都注意到了：老沈的右臂上，有一个小小的伤口，结着红痂——是刀伤！

“就算老沈被铜炮枪打中了，起码在这之前，他已经先挨了

刀子。是小矮子动手杀他的。因此，杀人犯不是我一个人。”司国新这样安慰自己。

“对，对，你说得不错。”四眼赞同。

得到同伴的认可，司国新心里好受一些，也稍稍镇定下来。他注意到老沈身下露出一角黄布，竟大着胆子去抽出来。原来是一个黄布军用书包，常见老沈背的。翻开书包，里面除了一个手电筒，什么也没有。就在抽书包的时候，老沈身下压着的那个手枪套也顺带被拉了出来。手枪套里还是那枝小手枪，枪套的皮带还是斜挎在老沈肩上，跟以前常见的一样。

司国新现在清醒多了。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禁激动得猛地一下站立起来，手指着四眼，怒气冲冲地喝道：

“你怎么说我杀人？他身上根本就没有枪伤！”

四眼一怔，转而辩解道：“是你自己说的嘛！”

两人其实无心争辩，都有一种逃脱了大难的欣慰。是的，老沈的身上其实没有枪伤，起码，他身体露在外面的部分看不出有枪伤。猎枪的散弹都是小籽儿，打不死人的，何况也并没有打到他。

司国新胆子越发大了，他蹲下来，还想去检查一下老沈的身上到底有无枪伤。他甚至想去解开老沈的衣服。就在这时候，两人都听到身后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有谁在拨弄草木，回头看时，风吹草动，什么也没有。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又心虚起来。几分钟后，那可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四眼终于按捺不住，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大叫：

“小矮子！是小矮子！”

司国新赶紧跟在四眼后面逃命，偏偏前面的路又是爬大坡，把两人累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在他们身后——那个死人躺着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含混不清的“呜哇——”的

叫唤声。

四眼看了司国新一眼，问：“你、你听见声音了？”

“是有声音，”司国新喘着气说，“好像是死人在叫唤。”

“是有点像，”四眼累得张大了嘴，“可是，死人怎么会——”

“死人不会叫的，”司国新摇摇头，“大概我们听错了。”

“明明是有声音嘛！”四眼瞪着眼叫道，“要么，是小矮子在叫。”

“你，你看到小矮子了？”

“没有，”四眼摇摇头，脸色苍白，“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司国新胆怯地回头望望。他俩已经爬上坡了，那个死人躺的地方已经被繁茂的枝叶和乱草所遮掩，看不见了。但是，仍感觉得到一股阴惨惨的山风在谷底旋转着，把遮掩死人的草木摇拨得沙沙乱舞。

第二章 夜半噩夢

1

知青司国新和四眼跌跌撞撞地逃命，吃尽千辛万苦，才算从龙树沟里爬了上来。为了避免麻烦，他俩约好：报案时不提开枪的事情。他们是向大队主任报的案。很快，全公社都传遍了这个消息：“老沈死了！‘疯狗队长’老沈死了！死毬了！”

过了一天半之后，老沈的尸体才被弄了上来。之所以延误了时间，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老沈的人缘太坏，当地人听说老沈死了，几乎大多数人都暗暗拍手称快，谁也不愿意下去背他上来；二则呢，龙树沟这个地方也实在是太险恶，谁也不敢下去。几百年来，凡是下到龙树沟的人，几乎个个都是死的，只有曼亢寨的赶车人杨世光是个例外，但他是从悬崖上摔下去的，并不知道下沟的路径；至于后来他是怎么生还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真正找到了下沟的路、并且又沿着原路回来的，只有司国新、四眼这两个知青，而这两个知青来此地插队才一年多，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所以，这事情本身就非常古怪。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知青理所当然地成了下沟的带路人。四眼身体单薄，上次回来就发高烧了，倒霉的司国新又是个犟牛，坚决不肯再下沟，公社、大队的主任对他横劝竖劝，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司国新才勉勉强强地同意在洞口指路。——要让他再往返龙树沟，体力实在吃不消了。

背尸体的人下去了，公社主任站在龙头崖的坡头上等着。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这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两个毛头小青年报的案，真是那么准确吗？他一直是怀疑的。两个知青是不是把地点搞错了？龙树沟在那么深的悬崖底下，他俩怎么可能下得去呢？他俩说是看见老沈死了，怎么老沈又会对他们说话呢？老沈这么一个恶汉子，又带着手枪，会被什么“小矮子”杀了，怎么可能呢？再说老沈下到龙树沟去干什么？那个地方只有鬼才会去呀！……

公社主任总觉得老沈其实没有死。以前也几次发生过老沈“失踪”一两天的事，结果，或者是在哪个寨子喝酒吃狗肉，或者是泡在哪家女人那儿过夜。正当公社主任为找他而焦急的时候，他却会冷不丁地从背后朝你屁股上踢一脚，然后哈哈大笑道：

“老子他妈的回来了！”

公社主任总觉得，这事情的结果也只会是像以前那样。然而，当三个下去的人累得脸色发白、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老沈弄上来时，放在公社主任面前的，确实是一具尸体。公社主任不禁失声叫道：“阿咪呀！”

老沈的模样很可怕。他的面部表情极端恐怖，眼睛瞪得老大。脸色青灰中带着暗红，像一块变了质的猪肝。他的舌头在嘴边半吐不吐地挂出来一点儿，这使他的表情显得更加狰狞可怕。众人扒开他的衣服，发现他身上有多处发青的瘀血块。经司国新指点，大家也注意到了他右臂上的刀伤血痂。当然，那把匕首，还有那个书包，也都带上了。

公社主任知道事情严重了。这老沈虽说是游手好闲，毕竟是专区派出来的大官，人命关天，这可不得了呀！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要打电话向县革委会汇报。县革委会表示，马上成立调查老沈命案的专案组，派人到公社来处理这个案子。

专案组组长傅忆良，乘一辆老掉牙的吉普车，冒着雨季中翻车的危险，吃尽辛苦，赶了几百里的山路，来到了曼亢公社。按常理，像这种蹊跷的案子，本来应该是由县公安局来调查的。可是，眼下“公、检、法”统统被造反派砸烂了。“他妈的，‘公检法’就是反动路线！”老沈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当年的县公安局长，据说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早已被押送到一个边远地区喂猪去了。

派县革委副主任傅忆良来当这个专案组长，是因为他对曼亢公社、对老沈本人都非常熟悉。傅忆良在曼亢土生土长，后来到县医院培训了两年，又回到曼亢公社卫生所当医生。“文革”兴起后，他作为当地的造反派，当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而老沈作为专区派驻此地的官员，也住在公社。所以，他和老沈同事多年，说句当时最时髦的话，叫做“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过，凡是和老沈共事过的人，都很讨厌老沈，因为这个人太蛮横、太粗俗了，很难忍受。傅忆良也有这种感觉，不过在老沈生前，他从来没有流露过。

一到曼亢公社，傅组长马上就有一种衣锦还乡之感。这个偏僻闭塞的公社，离县城太远了，难得有上级领导光临，何况是“县太爷”亲自驾到，并且又是本地特产，谁不对他毕恭毕敬？但是，傅组长并没有昏昏然。他谢绝了几位公社领导让他到家里做客的邀请，决定就在公社的革委会住下。

这个公社虽说是全县出名的热坝子，盛产稻谷、甘蔗，号称“粮仓”，这几年却穷得叮当响，农民一个工分值只有两三毛钱，年年吃国家的返销粮。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地点当然也阔气不起来，就是那么几间破房子，连个招待所也没有。几间办公室，一

个伙房，一个会议室，围成一个 T 字形，全是用土坯盖成的，年久失修，屋内那木梁顶上的一排排椽木，也长出了腐朽的黄斑。房子的后墙都紧贴着山坡。后墙上只有两个窗洞，用木栅栏隔着，山坡上蓬蓬勃勃的杂草、荆条，穿过了窗洞，探进屋子里来。有一次，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头头们正在会议室开会，那窗洞里冷不丁地扑进来一只鲜蹦活跳的野兔。那畜生在山坡上也不知是被什么东西撵急了，竟会一头撞到人堆里来。于是会也开不成了，人们关起门来，七手八脚地捉兔子。

公社本来准备将傅组长的铺盖安排在会议室里的，傅组长却不肯，宁可挤在又小又脏的伙房的小仓库里。其实，那间会议室倒是挺大的，二十几个人开会也坐得下，也凉快，傅组长不肯住，倒不是怕窗洞外窜进兔子来，主要是因为那会议室里过去曾关押过原公社老主任李大全，关了不少时间，天天批斗。傅组长记得当时那房里总有一股血腥气。虽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李大全也早就死了，傅组长却仍不肯踏进那间房间。那是囚房嘛，不能住的。

傅组长对这一带太熟悉了，一砖一瓦都能勾起他的记忆。他记得当时公社办公室的土坯围墙上，刷满了大字报，全是“炮轰”老主任李大全的。他印象最深的是西墙上的那幅大标语，是用红油漆刷的：

土匪李大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鲜红的油漆在“灭亡”两个字上流挂下来，真像是在滴鲜血一样，让人触目惊心。现在，这堵墙已经颓坏剥落，让人用泥巴重新糊了一遍，那红漆标语自然是不见了。墙角下有许多猪屎、狗屎，有一头猪还在墙角下拱啊拱的，莫非它闻到了当年的血

腥味？

傅组长走出伙房仓库。进了县城之后，他已经有了城里人的习惯，晚饭后，喜欢走出去散散步。刚跨出门，就被伙房的老白头喊住了：“傅主任，来抽筒烟啊。”

老白头常年在公社干些烧饭、打柴、扫地之类的勤杂活儿。其实他头发并不白，只不过他姓白，年岁又过五十了，来公社开会的干部都习惯喊他老白头。他是傣族人，当地的傣族以刀、杨、白三姓为多。

傅组长走过去接过竹烟筒，和老白头并排蹲下，抽起烟来。用大龙竹做成的水烟筒又粗又长，提在手里挺沉的，一般都是搁在地上抽烟。烟筒里的水“咕噜噜，咕噜噜”地翻腾着，火绳放在烟嘴上，一闪一闪地冒红光。

在他俩对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端着个大土碗，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吃饭。她的旁边趴着一条大黑狗。

“这娃儿是你的孙女？”傅组长用引火绳指指那小女孩，问道。

“傅主任莫开玩笑。”老白头嘻嘻笑起来，“她是我最小的女儿嘛！”

“你又添了娃儿了？”傅组长不禁摇了摇头，“这样算来，她该是老六了？”

“哪里地！”老白头叹了一口气，“我的小孩要都活着，她该是老八了。现在她是老四。我有四个娃儿死掉了。”

“咋个死的？”

“还不是病死的嘛。有三个养不大，两三个月就死了。老三是吃菌子吃死的，谁知道那菌子吃不得哇？都十五岁了呢。”老白头说到后来，那声音便有点酸酸的，就用袖管擦了擦鼻涕。

傅组长看他伤心，便换了个话题，指指那大黑狗问：“这狗是